

南京舊事(一)

——恍目驚心話當年

陳嘉驥

我於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七日，自瀋陽飛抵北平，三月八日回到天津家中住了一夜，便匆匆忙忙的於三月九日回到北平，乘中央航空公司客機，到了我嚮往已久的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。

來到南京，我內心充滿了喜悅，因為一個與中央通訊社總社一點關係也沒有的中央社地方記者，能夠到總社來跑新聞做記者，那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。但是，好事多磨，我並未得償在首都所在地當新聞記者的願望，却進入中央社編輯部擔任了助理編輯，一晃快四十年了，我從此却與我熱愛的外勤記者生活絕了緣。

標題首都春雷初動

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一日，正式進入總社編輯部上班。通訊社的編輯與一般報館編輯，在工作與性質上不盡相同；在這裡不用編排版面，更用不着計算數字，但對新聞內容要予以適當的考慮，作爲一個國家的通訊社編輯，在核閱稿件時，自然要有一個尺度。

當我第一次坐上編輯部的編輯檯時，唐際清主任告訴我除了要編稿子外，並負這一班所有稿子的登記責任，他並向主編沈九香先生介紹了一下。這時沈主編正在低頭核閱一條有關國民大會開會的稿子，所以他只把頭點了一點，並沒擡頭

看我，當然也無暇與我打招呼。

沈九香是中央社最資深的編輯，抗戰前是上海申報駐南京的特派員，嗣被中央社蕭同茲社長挖角挖到中央社來。抗戰勝利後，沈九香隨中央社復員南京，因為是土生土長的南京人，人傑地靈被選爲首都參議會參議員，算是首都地方上一個有頭有臉的大紳士。首都參議會在選舉首屆監察委員時，沈九香有新開界的後盾，監委本來垂手可得，但是經不起某人幾句恭維的好話，他很慷慨的說：「新聞記者才是我的根本，我退出讓你好了。」由此可見沈九香的爲人重義薄利。

沈九香來臺後，擔任中央社駐花蓮特派員，四十多歲才學會了騎腳踏車，與年輕記者們一齊跑新聞，每天賣足了力氣，一點架子也沒有。而今已逝世十餘年，中央社老人一提起沈九老來，無不讚嘆，許爲新聞記者典範；他那一絲不苟的態度，迄今仍爲我內心中模倣的偶像。

話說回頭，沈九香那天一條接一條的核閱有關國民大會首次舉行會議的新聞，有三個多鐘頭，並未與我講一句話。我上班的時間是下午三點鐘開始，應該在八點鐘下班，就在七點鐘左右，南京上空烏雲密布，忽然霹靂一聲下起大雨來。不一會採訪部記者拿來一條稿子，大意說：首都地區自今年入春以來，始終天旱無雨，以致四

郊農田乾裂，農人均無法春耕。今晚幸得甘霖普降，在隆隆雷聲中，農民當可一展愁眉，立即開始春耕還不算太晚等。我接過這條稿子，一看文字通順，拿起毛筆在每句之末標點了一番，並寫了個「首都春雷初動」的標題。沈九香看了這條稿子與標題，正好有關國民大會新聞處理得差不多，才有空擡頭看了我一下，問到你叫什麼名字呀，我恭謹的回答說：「我叫陳××，瀋陽分社調來的，以後請沈先生多指教。」沈九香很和藹的說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律鴻起近來好嗎？我有一年沒有看到他了，東北情形怎麼樣？聽說國軍在東北情形也不大好。」我將東北局勢向他報告一番，不久到了下班時間，才向他道別下班。

銀行身價一日百變

第一次上班做助理編輯工作，我心中有欣喜、有疑惑、也有抑鬱。欣喜的是：總算自瀋陽到南京沒有白跑一趟。尤其是在首都所在地工作，對遠在北方的家人、親友算是有了個交待，也很有面子。疑惑的是：我在瀋陽採訪了那麼多獨家新聞，寫了那麼多篇特稿，在南京總社好像根本沒有一個人注意；我這才瞭解到凡事不能自以爲是，獲得別人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抑鬱的是：在國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南京，社會情形好像與

瀋陽並沒有兩樣，大家所談的不是麻將經，要不就是吃喝玩樂，對國家局勢漠不關心與其他城市民衆並無不同之處。我心想，照這樣子看來，中國局勢可真不簡單，首都所在地的民心士氣也是如此這般，那國家的危機如何才能挽救！

尤其是公務員們，發了薪水就向新街口跑，向銀元黃牛買賣大頭，這比瀋陽的人對國家更沒信心。中央社每月五日與二十日，分兩次發薪，買賣大頭的人不時談論着，大頭又漲價了，相形之下，我這個不買大頭的人就吃了虧。所以，不久我也就隨波逐流，發了薪水馬上換成大頭，在必要時再換成法幣花用，這樣果然生活情形好了很多，等於不受物價上漲的影響，這和在瀋陽時的困苦情形更是不可同日而語。

到了八月十九日，翁文灝內閣突然宣佈改革幣制，發行金元券，每元金元券折合法幣三百萬元。政府並宣佈市場的貨物價格，一律限制在當時價碼上，不得變動，否則將予處罰。當時社會大眾，在心裡上雖有猶疑，但在最初階段大體上均能遵守，故物價能够平靜無波。我這時又標得同事方國希兄作會首以袁大頭為基數的會，共得十五圓。正好母親來信說，在外做事衣裝也很重要，你過去那兩身西服已經舊了，有錢時應做身西裝，以壯儀容。所以，我除了十五元袁大頭外，又添了當月的薪水，做了一身料子還不錯的西裝。就當大家認為可以脫離幣值不穩、物價飛漲的威脅，重過安定生活的時候，由於全國各地軍事連連失利，物價首先在上海波動，繼而影響及於全國。南京物價的波動，一開頭是藥相加價

，以中央社對面的飯館「一四七」而論，一角金元券一大碗的蟹黃麵，價錢雖然還是一角一碗，但原來一大碗正好吃飽，現在吃兩碗也不够；其他如理髮，原來包括理髮、刮臉、洗頭、上油、吹風，現在只管理髮與刮臉，要洗頭、上油、吹風，需要另外加錢。過了不久，各商店對這種變相加價也予停止，明目張膽的正式加價，不再畏懼所謂處罰了。

自實施金元券一度斂跡的新街口袁大頭買賣，也跟着死灰復燃。原來只有在發薪水的日子大漲，平常則漲漲停停的袁大頭買賣，現在變本加厲的大漲不停，一天之間就有幾個不同的行市。

關外相識一再相逢

有一天信步新街口街頭，碰到了熱河省阜新煤礦總經理郭象豫，這是我到南京後，第一次遇到在東北的熟人。郭象豫對我也十分親熱，力邀我到同慶樓吃了一餐晚飯，他說明天就要乘江輪去武漢，轉往湖南萍鄉煤礦就任總經理。我向他道賀，他說阜新煤礦充份發揮，每月可產煤炭四百八十萬噸，將來可月產一千萬噸，成為中國第一大煤礦，凌駕撫順與開灤之上，萍鄉連十分之一也不到。吃完飯離開同慶樓，與郭象豫分別後

，沒有走幾步，又碰到東北行轅交際科長劉汀業少將。在瀋陽時，劉汀業負責新聞發佈，所以那時幾乎天天見面，異地相逢更有說不完的話。劉汀業表示，他離瀋陽時，我與瀋陽分社另兩位記者，請他到白俄開的歐林匹克餐廳，吃俄國大餐喝伏特加酒，現在你到南京來，我們一定要好好

聚聚。沒有幾天，果然接到他的請帖，到六華春餐敘，那一天共有十二人，全是東北時的熟人，大家開懷暢飲，不免談到國家前途。

劉汀業認為，在勝利之初，政府誤於馬歇爾調停，未能以多勝少迅速救平內亂，到現在雙方兵力差不多，打游擊戰的共黨當然佔優勢了。他說曾國藩的平太平天國，李鴻章的剿平捻匪，均是在其立脚未穩之際，以多勝少；現在共黨在抗戰時的淪陷區經營多年，再加以俄國的援助，就像東北的林彪，武器比我們都充足，所以現在更不是打幾個勝仗就可解決問題的時代。說着，大家不禁搖起頭來。

一個禮拜天，與幾個同事到我嚮往已久的中山陵晉謁國父陵寢，正在拾級而上，仰視陵園建築時，正好碰到瀋陽火車頭製造廠總經理劉史瓚，他說你也到南京來了。劉史瓚這句話，使我浮起一個得意的念頭。因為自從民國卅六年六月，四平街大戰開始後，到各機關採訪新聞時，不是這個處長調上海，那個委員調南京，就是這個總經理出任關內某處總經理，或者是某局長已經辭職不幹了。而今，我居然也調到南京總社工作，因此在內心裡除了有一絲自覺幸運外，不得不感激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的恩遇。

又有一天，我與同事第一次去南京玄武湖遊賞，從馬車上下來，在玄武門首先碰到了瀋陽警備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洪同，寒暄數語，走進玄武門內又碰到杜聿明的紅人：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邵外事處長袁仲珊。袁仲珊當年不過三十歲左右，身材頗長，相貌英挺，留着兩撇小鬍，記者們都稱

「袁小嬌」而不名。當年袁仲珊駕駛着一輛敞篷汽車，在瀋陽街頭風馳電掣般駛過時，無人不為之矚目。這時他身旁依偎著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，所以也沒講幾句話就揮手而別。

袁仲珊來臺後，首先出任當年最令人羨慕的陳納德的C A T民航空運公司的運務監理（相當副總經理）。其後，又出任太平洋旅遊協會的理事長。約在三年前，一次我與他相遇，我說袁處長你雖然改留大鬍子，但英俊猶昔。他緊握着我的手說：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現在最懷念的就是我們在瀋陽時那一段。」其後不久，袁仲珊竟以心臟病猝發逝世。

其後又有一次與一同事及其女友到玄武湖去玩，走得又熱又累，於是到公園內一所名「翠虹軒」的西式餐廳，每人叫了一杯冷飲。我正在啜飲時，有人輕輕的拍了我一下，擡頭一看，竟是瀋陽鐵路賓館的錢太太。錢太太說：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」錢太太鶴髮童顏，雖然滿頭白髮，但是面貌姣好，有若少婦，身材更窈窕多姿，猶勝年輕女郎。當年在鐵路賓館舉行各項慶典舞會時，許多年輕小伙子都會邀錢太太共舞一番，有人不識相與其貼面時，彼亦不堅拒。這時，我們與錢太太均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覺，說東說西的說不完，離去時她堅不收費，並說你們要常常來，大家談談也好。是年八月中旬，我們帶着月餅到玄武湖翠虹軒，與錢太太共度中秋月夜，大家除了感慨瀋陽舊事外，並各談身世。這才知道錢太太守寡多年，其子在中國駐東京總部擔任少校聯絡官，於是我們遂改口稱錢媽媽。她也談到她開

除鐵路賓館的李小姐、薛小姐、王小姐等與中央社瀋陽分社記者們有些瓜葛那檔子事，當說到她們後來全復職時，外交部次長葉公超偕友人亦到翠虹軒賞月，錢太太過去招呼了一下，回來就把這個話題錯開了再提起。

我們離開翠虹軒時，已近十一時，錢太太送至門外殷殷話別。其後大局迅速逆轉，錦州陷落、長春陷落、瀋陽陷落、張家口陷落、平津陷落相繼而來，不論是誰也無興致再去遊賞，因此也就沒有再和錢太太見過面。

目睹救國日報被砸

前已言及，我到編輯部上班第一天的四月一日，國民政府正好明令召開國民大會，進行總統、副總統選舉，實施憲政，並公佈修正國民大會組織法，國民大會主席團由二十五人擴充為八十五人。于右任等八十五人當選主席團後，決定建議中央以蔣公中正為國民黨本屆總統候選人。國民黨舉行第六屆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後，決定國民黨本屆不辦理提名，惟今後總統、副總統選舉仍應由黨提名，不得以此為例，自由競選。

國民黨各元老為期國家初次實施憲政具有良好規範，認為蔣公中正之當選總統係眾望所歸，毫無問題的事，因此敦請居正也出面競選總統，作為陪襯。居正也表示願意在此憲政開始之際，來共襄國家在歷史上此項盛典，俾能在將來留一佳話。居正並立即很認真的開始向湖北籍國大代表進行拉票工作；南京報紙並以「蔣中正居正」這五個字，顯示出蔣公中正必居正位，作為花邊新

聞來登載。

選舉結果，蔣公中正以二、四三〇張票，當選中華民國實施憲政後第一任總統，居正也得了四百多張左右的選票。居正立即發表談話，表示蔣總裁領導全民抗戰，完成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擊敗強敵的豐功偉業，他能與蔣總裁在此歷史時刻一齊競選第一任總統，他真是雖敗猶榮。

副總統選舉就沒有總統選舉那樣簡單，因為國民黨不辦理黨提名，於是羣雄四起，共同逐鹿這個副元首的職位。最高當局似屬意當時身任國民政府副主席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哲嗣孫科先生，可是同是國民政府巨頭的李宗仁、程潛、于右任，與社會賢達的莫德惠，以及社會民主黨的徐傳霖亦紛紛報名參加角逐。

當時被看好的是孫科，因為他除了是孫中山先生哲嗣外，他本人更溫文儒雅，學富五車，為國人所尊重。但是當時國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，除了他手握重兵，由其助手白崇禧後任華中軍政長官，他的老部下李品仙主持安徽省政，廣西省仍為其勢力範圍，以及有北平門頭溝煤礦所產煤炭作為其競選經費後盾外；並走國際路線，與美國人有所勾搭，而自詡為國民黨溫和派。走筆到此，想到李宗仁當年正與今日那些黨外份子，走國際路線，往美國跑一趟，認識個把美國國會議員，便挾以自重，談什麼民權與制衡要違法組黨，破壞國內團結等情形時，不禁擲筆而嘆！李宗仁除了以龍門酒店作為競選招待站，每天開流水席，不論英雄、好漢、地痞、流氓，進門就有好酒好菜招待外；並利用好事之徒，製造

謠言欺騙無知民衆說：「中國的大劫大亂即將終止，只要『十八子』一出世，大亂自然平定」，並說：「十八子，就是姓李的人，李宗仁正好應此識語」等。

孫科雖也積極佈置競選，但財力遠遜於李宗仁，同時又成爲其他競選的程潛攻擊之鵠的。程潛認爲只要把孫科打倒，他與李宗仁尚可拚上一拚，於是不擇手段的對孫科大加詆毀，其惡劣作風更爲人所不齒。這時，在新聞界有大砲之名的龔德柏，亦爲程潛所利用，假藉救國日報，每天刊載攻擊孫科新聞。最初還只詆毀說：「孫科無能，不過承襲國父孫中山先生餘蔭，選這種人作副元首有誤國家」等。後來竟對孫科涉及人身攻擊，揭發隱私；同時對廣東人亦有所侮辱，導致廣東籍國大代表一致的憤慨。於是廣東籍國大代表，在張發奎、薛岳等代表率領下，乘坐交通車前往救國日報質問，激烈的廣東籍代表並聲言將對龔德柏不利，並有人說打死這個×××我來償命。當時跑國民大會的記者均隨行前往救國日報採訪這個新聞。到了救國日報，因爲找不到龔德柏，於是把救國日報辦公室砸了個亂七八糟，才結隊而返。可是龔德柏的好友，在救國日報居第二位的張伯翹（？）因爲也與中央社編輯部主任唐際清好友，當到中央社編輯部聊天；當晚張伯翹（？）到中央社來說：「我們龔社長怕過誰！他這個人天不怕！地不怕！聽說老廣們要來，他端坐在社長室，桌上放把槍，誰敢動他根汗毛，他就用槍打誰，所以誰也不敢進他房間。」當時所有記者包括中央社記者均到了救國日報，誰也沒見

到龔德柏，張這麼說，這只有天知道了。

李宗仁上毛澤東當

副總統選舉，首先是莫德惠、徐傳霖、于右任等人敗下陣來，繼而程潛也是無功而退，只剩下李宗仁與孫科角逐。

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廿九日，副總統選舉在第四次投票中，李宗仁始以一、四三八票擊敗孫科，當選了中華民國第一任副總統。

以國民黨「溫和派」自居的李宗仁，除了與不瞭解中國情形的美國所謂「中國通」勾搭，醞釀國共和談外，並得國民黨投機份子張治中等之助，不斷製造和談空氣，妄圖國共隔長江分治。桂系將領們，在外省隨聲附和，張治中亦在京畿與之呼應，在前線作戰失利情形下，動搖了整個民心士氣，蔣中正總統對國民黨內部竟然有此歧異的主張深爲痛心，因此決定暫行引退。蔣中正的引退，前線軍心立刻渙散，大陸局勢，始不可爲；擅於見風轉舵的傅作義，藉口蔣公的引退，在北平演了一齣華北局部和平把戲，神州陸沉殆已無法避免矣！

就當李宗仁開始與張治中互相唱和，主張與中共和談時，據說在國民黨中央一項重要會議中，張治中更鼓其如簧之舌，說什麼「和談」始可挽救大局時；國民黨正統派青年領袖之一的社會部長谷正綱先生，起立駁斥張治中主張之不可靠，並指這將導致國家的崩潰等。谷正綱說到慷慨激昂之處，一時怒不可遏，手執桌前的茶杯，奮然對準張治中頭部擲去，張治中把頭一偏未被擊

中，但凜於谷正綱浩然正氣，未敢反擊，遂散會。

蔣公決定引退後，國民黨一批青壯幹部紛表反對，雖想設法勸阻，然時機緊迫，意見無法轉達。當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，蔣公在南京機場乘機離南京前往杭州，轉往奉化溪口鎮舊居，臨登飛機時，張道藩忽然阻於樓梯之前，聲淚俱下要求蔣公取消引退，繼續領導戡亂以救國家。蔣公初則愕然，繼而向張道藩頷首爲禮，然仍乘機離南京飛向杭州。

以上兩則事實，南京報紙紛予刊載，有的以「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忠臣」爲題，有的則以「壯哉谷正綱」爲題；然而當時以「民主」自居的新民日報，居然對谷正綱與張道藩等予以譏諷一番，可謂別有居心！

李宗仁代行總統職務後，立即開始與共黨勾搭談判「和平」，因爲毛澤東根本沒有談和誠意，中共所放和談空氣，不過是瓦解政府的一種手段而已。首先毛澤東提出所謂和談八條件，其內容那裡是對等的談和，而是一種招降的條件，比諸傅作義在北平搞的「局部和平」選不如。然而李宗仁一夥仍不覺悟，居然願以之爲談判的基礎，企圖討價還價，派出以張治中爲首的八名和談代表前往北平。結果這八名代表竟一去不返，共黨說他們八人自己已不願返南京，但識者認爲這八人還不至喪心病狂至這種程度，而是被共黨扣押在北平，無可奈何而已！到了這時，李宗仁才知自己幼稚與無知，然大錯已經鑄成，無可挽救，慌成一團不知所措。行政院長孫科見李宗仁一無主張，唯恐政府仍被李宗仁利用作爲向共黨討

價選價的籌碼而向共黨獻禮，乃毅然宣佈將政府遷往廣州，俾繼續執行戡亂工作。

這時我不禁想到，國民黨於二十年前的民國十七年，由蔣總司令領導自廣州出發完成北伐統一中國，才能對日本作有組織的長期抗戰，取得抵禦外侮在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勝利。誰知，整整二十年後的民國三十七年，國民黨在領導全民完成抗日戰爭，並在國際上成爲世界四大強國之後，竟因內亂軍事失利重返二十年前革命策源地的廣州。二十年前是什麼景象，而二十年後的今日又是什麼景象，再北伐、再統一，的歷史，還能重演嗎？今日的一切，這代表着什麼！真使人爲之迷惑！一個當時僅僅二十多歲的我，曾在父兄言談中，得知中國終於在軍閥割據，你殺我伐禍亂頻仍中，在民國十七年國家獲得統一；更親眼目睹，全國民衆在艱難困苦中，用血肉，抵抗世界第一等強國日本侵略，換來的勝利果實竟在一剎那間形同虛擲！內心的痛苦，當非筆墨所能形容。

燕子磯看大江東去

自從民國三十七年九月開始，首先是濟南陷落，緊跟着十月錦州失守、長春失守、瀋陽失守，徐州會戰又全軍盡墨，就在人們心情鬱鬱不樂之際，忽聞陳布雷先生自殺殉國。

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晚，中央社編輯部氣氛非常嚴肅，討論着陳布雷逝世新聞如何發稿，總編輯陳博生親自到編輯部處理這個新聞。這是我進入編輯部這幾個月以來，第一次看到他進入編輯部，平素都是由主任或副主任，到總編

輯室去向他請示。陳布雷的殉國，雖然他的遺書中表示自己體弱不勝艱鉅，並以「油盡燈枯」自況。但大家心裡明白，像他這樣一個參與國家最高機密，身爲蔣公中正左右手的人物，遽然的殉國，自然不是一項簡單的事件，可想而知國家大局已經危險極矣！

在南京時期，曾經到過不少名勝遊賞，如玄武湖、中山陵、靈谷寺、鷓鴣寺、莫愁湖、十里榴園等地。我多次邀約同事，擬前往燕子磯一遊，但同事皆以燕子磯沒有什麼好玩，同時更有人說：「又不想自殺，往燕子磯幹什麼？」就在十一月月中旬左右，也就是陳布雷殉國後沒有好久，我一個人自中山東路搭公車前往燕子磯。

公車到了燕子磯站，下車走了一段路到了燕子磯山下，首先看到一座小學，我踱進去觀望了一下。這個小學好像是由一個廟宇改成，校園相當寬敞，房舍雖是平房，建築得還算宏偉，有的班級正在唱歌，有的正在追隨教師一句一句的朗誦，使我回憶到二十年前自己讀小學時的情景，好快啊！

燕子磯山並不高，沿着登山小徑，穿過一叢稀稀落落的樹林，沒有好久就已經到了山嶺。正當抬頭望著遠處長江巨浪時，忽聽到後面一陣急促的吆喝聲，回頭看見一位警察一面招手，一面朝着我跑來，跑到我身旁才喘着氣說：「先生你有什麼事想不開，這麼年輕有什麼過不去的事？」我說：「警察同志，你誤會了，我是來玩的。」他並不置信說：「昨天還有一個年輕女人，在這裡跳入江中。」他並指着一株大樹前，豎

立着一個木牌上寫着：「想一想還是死不得」！他並說：「先生，如有什麼不如意事，要多想一想，隨意輕生是千萬使不得，對不起父母與家人，也對不起自己。」這時，我把隨身攜帶的水果、點心打開讓他看，並說：「我真的是來遊玩的，怎麼會想死呢？」警察似乎已經相信了我的話，但是仍不太放心的說：「先生你相貌長的不錯，將來會有大福的。」我笑着回答說：「有你這句話，我更不會尋短見了。」又談了幾句，他才走開到他處去巡邏。我坐在燕子磯山嶺一塊石頭上，遠眺長江對岸杳無邊際，惟見巨流滾滾，衝到燕子磯山下，匯成一個巨大的漩渦，迴盪而成巨浪，激起無數白色浪花，並與山石衝撞發出鉅響。我心想，所謂「驚濤拍岸」就是這個景色了。長江巨流就這樣週而復始的永不停歇，一匝又一匝的衝向燕子磯，我的心潮也像水流一樣不停的起伏。面對着這又美麗又雄壯的山河，不禁輕聲的說：「難怪南京人尋短見都到這裡來，真是一個好去處，縱身一跳就會隨着巨浪進入東海，去遨游太平洋了，在這裡既無踪又無影，多麼乾淨俐落！」轉頭一看那面木牌上寫的「想一想還是死不得」這句話，心想這是一個有心人想出這麼一句發人深省的話，也不知救了多少失意人，使其懸崖勒馬，真是功德無量！南京，這個領導中國人，開始勇敢地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聖地！裝備簡陋的軍隊與赤手空拳的民衆，在蔣中正委員長領導下，以鮮血匯入長江巨流，洗盡了中國人百年來恥辱！局勢雖這樣險惡，中國該不會永久沉淪吧！（未完待續）